

〈語言學〉

年過半百的母親開始學起了日文，她在每個下班後的週四傍晚開車到救國團上課，和一群與她差不多年齡的叔叔阿姨們一起發音あいうえお，母親這回的求知欲望比以往都強烈，她印製中間鏤空的日文字母表，以筆巡路，墨水破開白霧迷障，她一邊學習每一個字母的筆順，一邊反覆口誦：「阿、以、嗚、欸、喔……」。

學會了發音，第二步即是背單字，母親在便條紙上面寫下下一周課堂上要考的日語單字，附著拼音、日文漢字與中文貼在家中各處，牆上、冰箱上、門扉上……所有抬眼可見之處都貼著一張小小的黃色便條紙，那些黃色方塊是母親新闢的知識領域，她訕訕地笑說：「人老了記憶不好，我怕自己忘記。」有些時候我和妹妹關門時的力道太大，不小心帶起一陣風吹落便條紙，我們得在第一時間將它拾起、黏好，就怕那些字消失在家具夾縫中，母親尋覓不得，從此遺失了那些單字。

或許是有同儕壓力，母親學起日文來特別認真，時時捧著課本來問我書中的句子該怎麼發音？我憑著平日看動漫與高中日文課的基礎，流利且不帶停頓地拋出短句，母親化身仿聲鳥，驚扭地模仿我的發音，每個音節長得誇張，聽上去有些怪腔怪調的，幾番糾正之後我選擇放棄。沒關係就這樣吧。我敷衍地說完，低頭看自己的漫畫。母親「唉唷」一聲，說了句「別那麼不耐煩嘛！」，見我不打算搭理她，她遂轉小了聲音，潛入茫茫詞海中，在每個符號的空隙間試著將唇齒舌顎擺放在正確的位置上。わたしはこうです。こう。發音似臺語的「苦」。

母親上一次試著自學的語言是英文，她要我和妹妹把學校發的英文雜誌連同光碟留下，期待自己能在下班後擠出瑣碎的時間來充實自己的英文能力。不過她所期許的時間並沒有到來，每次發奮圖強總是不持久，一本筆記本只寫完前面幾頁，往後要將筆記本另做他用時，便將前面曾抄寫過的英文單字撕下，送進回收桶，而當母親決定要再度拾起英文時，為求新氣象，她又會再從書店買回新的筆記本。如此循環反覆，家中缺了頁的筆記本總是用不完，英文雜誌多數時候都放在角落裡生塵。

次數多了不免覺得母親疏懶又浪費，但轉念思之，就算學習英文未果，她也從每一次購入筆記本和英語書的過程中得到了些微的滿足，彷彿朝理想中的自己又進了一步。期待生成，期待破滅，母親對自己老是半途而廢的英文習成路徑感到莫可奈何。她早就過了會因為沒念好英文而被老師處罰的歲數，已是成年人的她有太多理由可以放棄學習了，年紀、工作、家庭、婚姻……她最常掛在嘴邊的話是「妳們要趁著年輕的時候多學一些東西，年紀大了之後學東西就更困難了」。

母親鮮少管我和妹妹的成績，但只有英文這一科她格外注重，自從我和妹妹的年紀大到可以報英文檢定時，她每一年都會替我們報名，幾乎每個場次都不會落下，我們反覆考著類似的檢定，每次的報名費都在一次次換取比上一次更高一些的分數。家中第一個拆開成績單的人總是母親，她記得我們曾考過的最高分，比對最新一期的分數看我們是進步還是退步，若是前者，很好，繼續往最高標邁

[在此鍵入]

進；若是後者，那就加倍努力，下次考回原本的程度。

母親深信英文是帶領兩個女兒提高競爭力、通往國際化社會的坦途，某個層面上，這並沒有錯，但我總是無法理解她為什麼要花費動輒數千塊的報名費來確認學校考試成績便能做到的事。饒是為了升學或就業好了，兩、三年考一次便也足夠了吧？完全沒有必要每隔三個月就考一次啊？考不好的時候她還會說「妳們都不好好準備，浪費我的錢。」每到這種時候我就會在心底默默反駁：「那妳就不要硬幫我們報名啊！」，她把每個月的薪水撥出一部分扔進水裡，用濺起的水花澆灌語言的芽，只為求得那不過幾分的成長。我的同儕亦無法理解，她的話語令我心驚：「現在英檢分數坦白說沒什麼用啊？很多人都有，現在要準備第三或第四種的語言檢定了吧？」

母親對於英文的執念大概是來自於年輕時習而不得的遺憾，在母親念書的那個年代，能說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是成功人士的象徵，她在少女時代跟著學校課程學英文，為了聽英文 CD，她要求外公買一個手提收音機給她，她看中店裡最新的那一款，但因為家中經濟窘迫，外公選了個二手的收音機。每次都這樣，都只買便宜貨，當時年輕的母親這麼說，然後她看見父親受傷的神色，這一樁往事遂成了她心中內疚的刺。

我想，她向我們說起這則故事有兩個用意：一是要體諒父母的辛苦，二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她在我們姊妹倆的教育上用的都是最好的。

最好的栽培值得最有用的回報，看我的英文能力略有小成，能應付日常對話後，母親開口問我：「姊姊啊！如果帶妳出國，要妳跟陌生人問路，妳敢不敢？能不能做到？」

當時還在念小學的我想了想，覺得似乎沒什麼不可以的，遂回答：「應該可以吧？」

然後那一年的暑假，母親便帶著我和妹妹飛了趟香港，第一次出國就是自由行。迷路了，母親把我往面容和善的叔叔阿姨面前一放，問答間行路通透；到餐廳點餐，將鈔票硬幣放到我手中任我以學會的英文單詞決定菜色；飯店房間有東西缺少，便遣我到櫃台詢問拿回新品。我回頭看去，身後的母親看上去欣慰而驕傲。我對能幫上忙的自己感到滿足，多年後回想，那大概是我的人生中少數覺得自己非常有用的光榮時刻。

但那樣的光榮感，隨著年歲增長，很快地就變成了厭煩，某次旅途中我發起牢騷：「很煩欸！妳幹嘛不自己問！」話語出口的當下，我的心中有一種篤定，明確知道母親沒有那樣的勇氣和能力去接觸、熟習運用另一種陌生的語言，母親定然看透了我，她面露尷尬，言詞訕訕：「不要這麼說嘛！還好有妳，不然我才不敢帶妳們自由行欸！」

提出抗議的隔年，家族旅遊改成了跟團的日本行，再下一年，我們去了上海，我的外語能力除了應付考試和追劇看漫畫以外再無他用，我不確定母親是否刻意地不再使用我的舌頭和喉嚨，日後反省，我的反抗大概傷害了她，她花費時間與心力栽培的女兒，到最後卻吝於對她或家族反饋付出。這樣的故事延伸到我讀大

[在此鍵入]

學時益發具有戲劇衝突，從語言差異上升到知識隔閡，我自大學學院裡學來女性主義、性別學說、文學理論和史學流派的術語，那些字詞是學商的母親不曾聽過的用語，她計算成本回收、盈餘利潤、效益最大化，而我埋頭鑽研主流社會普遍認為無用的事物，例如戲劇，例如圖像符碼，例如人文思考，例如文學。

語言的使用塑造了每個人的思維邏輯和內在世界，我和母親的世界在我習得更多字詞之後產生的分歧漸大。她以大量的建議試圖將我拖回應許之地，而我以自我論述固守我的耽美流放地，面對我所說的話，她總是眉頭一皺，說：「我聽不懂。」

怎麼會聽不懂呢？明明用的是同一種語言呀！為什麼無法明白呢？我和她都明白我們之間橫著一道巨大的溝壑，最初我們仍會試著以話語向彼此投擲，可是那些字眼都掉到溝底了，不起回音也不見功效，久而久之，我們便失去了與彼此對話的力氣。每當我和妹妹聊起最近流行的動漫、明星，言談中夾雜日語、英文和圈內用語等等，那些是母親聽不懂的話語，她會像求知的孩子那般問著：「什麼什麼？妳們在說什麼？」而我因為懶得解釋的緣故，所以會敷衍地回她：「沒有，沒事，反正妳又不知道。」

我得承認，在那樣的句子裡，或多或少帶了點輕視的味道。我自恃年輕而心生傲氣，藉文字築起壁壘，將母親隔絕於外，將她的時代隔絕於外。網路媒體時常在每個年度的流行語表格，盤點每個時代的流行用語以劃分不同年齡層，彷彿使用了某些特定的詞彙、跟上特定的話題就能青春永駐。多美好的魔法咒語。

身為高職教師的母親顯然很相信這一套，她從她的學生口中拾起他們的語言，仔細收集之後待她的女兒們返家，向年輕的一輩細細追索每個流行語的含意：「大哥沒有輸」是什麼梗？「旋轉」是什麼意思？為什麼和「呼嚨」、「敷衍」同義？它是從什麼地方延伸過來的？

母親的問題能否有解，端看她的女兒們當下的心情如何，如果成功開釋，撥開語言迷霧，母親恍然大悟之餘亦會拋下一句「原來是這個意思喔，你們年輕人怎麼這麼無聊？」

是妳自己要問的啊！我在心裡暗想，不知道又沒關係，反正很快就不會再用了。

日後我慢慢地明白，為了理解女兒們的世界，母親自己也做了許多努力，她曾去上微電影課程、和我們一起看動漫……雖然最後的結果證明，多數時候，她無法接受的事物依舊難以接受，母親所進行的嘗試當中唯一延續至今的是「上日文課」。這樣以後我們去日本玩就不用一直依靠妳了啊！她說，而且我還可以跟妳們一起追劇、看動漫了。

或許是因為年紀的緣故，母親的記憶力不比從前，背下的單詞很快地就會遺忘；耳朵的聽力下降，時常追不上光碟裡語速飛快的句子；習於中文發音的口腔肌肉僵化，有很多發音都無法準確地發出來，種種挫敗讓她忍不住哀嘆：「早知道這樣，我應該要在年輕的時候學的！」感嘆完之後，她仍心繫她的女兒們，回頭不忘叮囑：「所以妳們要把握光陰啊！」

[在此鍵入]

母親學日語的期間我在南部讀大學，對於她的學習幫不上太多忙，我不知道她的程度如何，亦搞不清楚她的學習進度到底停留在哪一個章節。某日母親南下遊玩，約我一起吃飯，在飯間聊天中得知母親先前翹掉了一場日文檢定。我又沒有準備好，乾脆就不去考了。她羞赧地笑了笑，考試好難喔！我會緊張。

我想起高中學日文的時候，面臨最簡單的 N5 考試，我也是百般抗拒，擔心自己考不好。時光流轉，同樣的心情復刻在母親身上，我卻沒有生出幾分同情，母親與女兒的角色互換，我在心裡一邊想著「妳能體會我以前的感覺了吧！」，一邊完美模仿母親過去的台詞。

「那妳上課是幹嘛用的？考試的報名費是繳心酸的喔？」

母親笑了笑，沒有說話。短暫的沉默後，母親再度開啟話題，言詞中偶然提起了一部動漫：「我最近看完了《鬼滅之刃》喔！不知道甚麼時候會有第二集？」

我沒有想到母親會忽然主動提起這個話題，也沒有想過她會在我和妹妹都不知曉的時間裡，一個人在家默默看起了動漫。

「妳怎麼突然想要看《鬼滅》？」

「我的學生介紹我看的啊！很好看欸！我只先看一集，然後花了兩天就全部追完了！妳也有看嗎？」她補充說，「我是看網路上日語發音的喔！」

「有啊！」我說，「動漫和漫畫都有看。」

母親笑了出來，這回發自是內心的、覺得自己終於觸碰到了某些事物的笑容，她扳起手指細數她喜歡《鬼滅之刃》的原因，然後問我有沒有看過電影版？有空要不要一起去看？

我說好。